

前提之一一是完成“约束性”信息表象向“非约束性”信息内核的转移。这也许是与未来时态的模糊数学、有机数学和模拟人之思维的第五代计算机相联系的东西。目前的 Web2.0 时代实际上或许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仍然在想,通过网络信息的表象,挖掘其内在的隐秘规律,通过现成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约束性信息,挖掘内在的具有潜台词性质的非约束性(随机)信息,或者说,如同矿藏探测过程,从数据库、或者实际钻探中获得的地表下结构的可供分析的资源材料,挖掘(并在更高层面上生成)其潜在的有效信息,是否应当作为我们互联网新时代(Web2.0, 或者更高版本)发展的方向?我总感到,网络的非约束性的、深度生成的(非通过挖掘不能直观得到的)信息资源之更有效利用,将是人类社会真正通过信息科学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之所在。

也许现在这样说,有点太超前,太不切合实际。但是,至少在旅游业,这样的需求已经初露端倪,那就是,从旅游景区的设计,到主题公园的布局,从客流的未来走向,到企业内部资金流的运筹,都需要有这样一个 Web2.0 及以上版的网络非约束性信息的生成系统。

针对网络名人老槐所提出的有关“旅游博客价值”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理解。其中之一是,旅游博客具有约束性信息库和非约束性信息源的价值。我们针对旅游的专业搜索引擎,可以从庞大的旅游博客群中,寻找到自己的现实和潜在的客源市场,可以从中得到有关市场需求的最鲜活的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显性的,比如,旅游博客的性别、年龄、成分和分布区域等,比较直率的个人网上档案往往可以告诉我们;有的,则是隐形的,需要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数学工具和心理分析技巧等,从旅游博客所披露的这些文字或者图片中,挖掘其基本需求走向。而这一点被关注还不够,远远不够。当然,这与条件不成熟也有关。

有个案例可以用来印证如上观点。国内某知名的旅行社,做包机旅游的业绩极其辉煌。在 2003 年的乍暖还寒季节,最高决策层就从每天一报的门店经营数据中,发现其运行曲线反常,经过专家系统的缜密分析,发掘这一反常曲线与国内少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流行的 SARS 有关,因此果断下了一个“壮士扼腕”的决定,宁愿承受向航空公司作部分赔款的损失,也要将全面铺开运作的包机旅游业务停下来。这时,距全国性 SARS 大爆发之前整整一个月。一个月后,国家有关应急方案出台,出远门的人霎时间

少了很多,交通客流骤然下降。倘若当初没能从显性信息之中发掘出潜在的重要信息,后果简直不敢设想。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佩服该旅行社老总及其领导者团队的敬业和睿智。但是,往深处想,倘若这个企业的内部信息网络有一个如上所说的 Web2.0 及以上版的非约束性信息挖掘处理系统会怎么样?即使没有最高领导决策的人工分析,也会有电脑提示你。就像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的病毒侦探软件具有这样的功能:当心,有病毒侵袭本电脑……

我们也许应当看到: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类面临新的挑战,那就是,如何超越信息表象,将信息转化为知识;但是,从哲学高度审视,如此认识确实是不够的。因为,面对互联网,人类所要做到的,第一步,是如何将信息转化为知识;第二步,则应当考虑如何将建立在网络信息基础上的知识,转化为智慧。

这也许是一条网络世界在初级信息生成的此岸通过聚合中的发掘历程抵达深层有效潜信息利用的彼岸之航程。要而言之,走向未来的互联网要求我们更为充分地利用信息,不仅仅通过制造信息来丰富这个世界,而且通过聚合信息来使得丰富的世界有序化,更进一层,通过对可见可闻的显性约束性信息进行深层挖掘,来使得信息世界的内在鲜活生命能量得到释放,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作者为该系教授;收稿日期:2007-04-19)

## 网络旅游:一篇文章和一种理念

张进福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商学院的布朗斯(Bruce Prideaux)曾任《旅游休闲研究》(*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2005 年第 3 期“网络旅游”专辑主编,是近年来网络旅游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学者之一。布朗斯(Bruce)发表在格朗汉姆(Graham Dann)主编的 *The Tourist as a Metaphor of the Social World* (CAB International, 2002) 上的“网络旅游者”(The Cybertourist)一文是网络旅游研究中一篇重要而易被忽视的文章。该文所倡导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和人性(humanity)网络旅游视角以及隐藏其中的“人类福利”(human welfare)理念,不但值得网络旅游研究的关注,也值得引起我们对旅游现象及其未来发展的思考。

文章并不单纯把网络旅游看成是促销工具,而是从可持续性角度探讨网络旅游的可能性及其在变革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与隐喻(metaphor)意义。作者

把网络旅游界定为超越“冲浪”、“网上旅行”的“替代现实旅游的电子化旅游体验”，并把网络旅游划分为基于多媒体网络虚拟现实的“不久将来”(proximate future)的网络旅游和基于远程技术与计算机新技术的“遥远未来”(remote future)的网络旅游两个不同阶段。这种网络旅游将对现行“旅游”概念产生极大的冲击。

可持续性不但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影响未来人类福利的关键因素。基于可持续发展而考虑避免资源过度使用所采取的进入限制以及现实世界中的不可进入性，加之旅游拥挤、温室效应、国际关系、战争、价格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旅游者需要寻找满足其好奇心和替代真实旅游的新途径。特别是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持续上升所带来的沉重的搬迁与安家经济负担、旅游景观消失，将使个人难以追求现实旅行而选择新的替代品。因此，未来的网络旅游具有巨大的现实需要，而技术飞跃则将使使之成为可能。从技术角度看，“不久将来”的网络旅游已悄然走进，而“遥远未来”的网络旅游随新技术的发展也指日可待。

如果网络旅游梦想成真，未来社会结构、旅游形式与旅游产业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现行旅游理论将无法全面诠释作者所界定的“网络旅游”。因此，文章追寻旅游演进轨迹，试图构建一个包含“前当代”(pre-contemporary)、“当代”(contemporary)、“后当代”(post-contemporary)，全面理解网络社会的“旅游演进模型”(Tourism Evolution Model)。因把网络旅游者看成是新技术发展的产物，网络旅游者成为解释技术变革时代网络社会乃至任何技术发展时代的新的“隐喻”(Dann, 2002)。

由于真实体验要素、个性化、社会群体性的缺失，网络旅游难以全面取代现实旅游，但其潮流却难以阻挡。网络旅游仍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旅游的辅助手段和补充形式。因此，应该特别注意网络旅游不可回避的黑暗面。“网络旅游潜藏着许多对旅游者个体、对旅游业乃至人类福利有害的危险因素。”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但群体旅游在网络旅游时代将变得非常困难。网络旅游将可能抹杀人类的群体性与社会性，还可能影响到旅游者个性化的实现，使旅游者丧失个性色彩和独特旅游体验。最危险的是，“未来世界将可能成为一个无法轻易区别人脑与电脑的世界”；“虚拟现实将可能成为人类作为独特思维个体存在的坟墓”。这些目前尚不明晰的伦理问题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因

此，作者在文末强调，在利用新技术发展网络旅游、权衡经济利益之前需要充分考虑网络旅游潜藏的问题，考虑长远的可持续性和人类福利，避免网络旅游对人类福利的危害。

从可持续性角度发展网络旅游是对后代“人类福利”的尊重；取代人类无法体验的网络旅游是对当代“人类福利”的满足；基于技术变革标志的旅游演进阶段划分和“旅游演进模型”是对不同技术发展阶段“人类福利”程度及其变化的探索；防止网络旅游危害则是对全人类福利的整体考虑。布朗斯(Bruce)的“网络旅游者”一文对网络旅游可能性及其伦理危害的探讨、寻求解释新技术时代社会的“隐喻”的努力值得关注；而隐含于文中的尊重“人类福利”的理念与苦心更值得深思和警醒。

(作者为该系教师；收稿日期：2007-04-10)

## 信息通信技术(ICT)与旅游产业的潜力和竞争力研究现状

吴思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与旅游管理系，湖北武汉 430072)

旅游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产业，不同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开展研究。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简称 ICT)和互联网对旅游产业的潜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旅游产业是信息高度密集型行业，旅游产业与 ICT 和互联网具有天然的联系；二是部分发达国家和我国周边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开发旅游产业潜力、提高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诸多要素中，ICT 和互联网的作用非常显著(Dimitrios Buhalis, 2000)，已经发展成为发展旅游产业最重要的基础性设施之一。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

(1) 以旅游目的地经营企业和组织为对象，研究在互联网上发布旅游信息和经销旅游产品对旅游企业(生产商和经销商)的战略性影响(Ruomei Feng & Alastair M Morrison & Joseph A Ismai, 2003, Clive wynne, 2000)。研究表明，互联网为旅游产品直接进入国际和国内旅游市场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使旅游企业能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还能与消费者和其他旅游服务商和经销商互动，促使市场结构和消费者行为产生巨大的变化。

(2) 以旅游消费过程服务企业(如旅馆、运输公